

向日葵

我以为项薇薇是个好学生,但盛老师说她不是。盛老师说项薇薇怎么样,你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当时我们站在学院的展览厅中,盛老师带着我看染织专业的学生去工厂实习时的设计,她用一种悲悯的眼神看着我,说,不知你们年轻教师怎么看人的,都说她好,你们是被她羞答答的样子迷惑了。我没有辩解,我看见橱窗里有一块白色的棉布,上面印着硕大的金黄色的向日葵,一张标签贴在棉布的下角,标签上写着项薇薇的名字。我琢磨着怎么为自己辩解,我说,她的设计还不错,看上去很热烈,与别人的都不一样,但我看见盛老师嘴边凝结着一种鄙夷的冷笑,她说,她不肯动脑筋,向日葵的图案是抄来的。我有点吃惊,然后我听见盛老师低声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孩!

我刚刚接手盛老师的辅导员工作,我能看出她对项薇薇很头疼,甚至带着某种敌意,我不知道她们师生之间有什么过节,只是疑惑那个瘦高挑的表情很羞涩的女孩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残酷的评价。

青年教师的宿舍就在学生宿舍楼里,我从宿舍的窗口能看见来来往往的学生,都是学习艺术的男孩女孩,天生与众不同,许多男孩女孩穿着有破洞的或者被绞过裤腿的牛仔裤,满身挂着油彩和墨的痕迹,一路走一路敲着饭盒,从食堂的方向往宿舍走来。我不是经常看到项薇薇,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一个男同学站在自行车棚那里说话,她说话的时候表情变得生动起来,身子一会儿向左扭,一会儿向右摆动,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说什么,只是突然看见项薇薇作出了令人吃惊的举动,她突然朝那个男同学膝盖上踹了一脚,然后我看见她向宿舍楼跑来,一边跑一边向车棚那里回头,尽管她捂着嘴笑,我还是听见了她的类似男孩的沙哑而放肆的笑声。我看见她提着裙子跑进宿舍楼,由于这个动作我注意到了她的裙子,那条裙子很长很宽大,裙子的花色图案与她的实习作品如出一辙,是白底色上的金黄色的向日葵。

我对我的工作漫不经心,事实上我当时的年龄更适合与学生在一起学习或者胡闹,而不是当他们的辅导员。但项薇薇有一天找上门来,说是要谈谈她的助学金问题。她敲门走进我的宿舍,眼睛并不向我看,她一边用梳子从上而下梳理着刚刚洗过的头发,一边看着墙上的一幅风景挂历。我上个学期有助学金的,她说,这学期让老处女划掉了。老处女没有权力这么做,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很低,我的成绩也不错,老处女她凭什么拿掉我的助学金?我刚想问老处女是谁,很快就反应过来,她是在说盛老师,我不明白的是盛老师明明是已婚的女人,她丈夫是音乐系的声乐老师,为什么管她叫老处女。我很想问清楚,但是碍于身份不便打听这种事情,我就说等我去系里问问清楚再给你答复。

我记得项薇薇这时候站到了我的写字桌旁,她悄悄用梳子打开我放在桌上的一本书,向书的内页扫了一眼,她用表情告诉我,我在读一本无聊的书,然后我觉得她突然高兴起来,莞尔一笑,说,算了算了,就当我不理取闹,别去系里问了,反正我也不在乎那点钱。

我有点迷惑地看着她向门边走去,她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问,你喜不喜欢打扑克?我顺口就说,看有没有刺激的。项薇薇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我听见她用一种欣喜的声音说,有刺激,我们赌饭菜票啊!

那天我和几个学生一起打了几圈扑克,确实是赌饭菜票的,除了项薇薇,还有两个音乐系的男生。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系里领导的耳朵里,我当然是受到了批评。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有自我认识的,我知道与学生一起赌博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但让我不安的是系领导提到项薇薇名字时候莫测高深的表情,我感觉到自己就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意志薄弱的童阿男,而项薇薇就像美女蛇曲曼丽。就在那天我意识到项薇薇在老师眼里的危险性,很明显,不光是盛老师对她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事情发生在六月,染织专业的学生都下去写生了,我闲着没事,被系里临时派到宣传科去协助工作。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打印材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嘈杂,跑出去一看,一群男学生揪住了一个校外的青年,他们拼命地把那个青年向楼梯上推,而那个青年一直在努力地挣脱,嘴里骂着脏话,我听见他用本地的方言高声喊着,我是来找人的,我不是来打架的,要打架先约时间!

男学生们把那个青年强行推进了保卫科。有个学生很快跑来叫我,说,保卫科让你去一下。那个男孩龇着牙嘻嘻一笑,对我耳语道,那家伙是来找项薇薇的,项薇薇!他说他是项薇薇的男朋友。

我来到保卫科的时候那个青年已经安静下来了,他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摸着耳朵,另一只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搓着,我进去的时候他向我瞄了一眼,又看看屋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我觉得他是被一屋子的人以及他们严峻的表情震慑了,看上去他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去年。去年夏天。

怎么认识的?

那个青年这时候显得有点迟疑,过了一会儿他笑了笑,说,在电影院门口。就在电影院门口,又怎么样?

在电影院门口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就那么认识的。那个青年不停地摸着耳朵,他说,她问我有没有多余票,我说有,后来就一起进去看了。

我听见系领导打断了青年,等一下,他说,你要说得详细一点,她给你电影票的钱了吗?

没有。青年斜睨着系领导,似乎在嘲笑他的可笑的观念,他说,我也没向她要,谁会跟女孩子要电影票的钱?

说下去,然后呢?屋子里的人几乎同时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眼神,他们看着青年的脸,等着他说下去,但那个青年开始做出一种无可奉告的样子。这使保卫科的人很愤怒,有个干事突然拍了下桌子,说,你给我老实点,你今天在我们学校又是打架又是砸门的,送你去公安局就是流氓罪,你要不要把事情交代清楚,自己掂

量着办。

可以看出那青年是外强中干的类型。他在椅子上调整了几下坐姿,然后诚恳地望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他说,你们到底要弄清楚什么?我不骗你们,项薇薇和我在交朋友,交朋友的事情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不信,去看看她宿舍里的电视机,那是我送给她的。还有她脖子上那条项链,纯金的,也是我送的,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了!

屋子里的人又开始面面相觑,无疑他们从青年的申诉中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突然想起项薇薇宿舍里确实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她宿舍里的女生每天都坐在一起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一边七嘴八舌地批评那些主持人的造作或者愚蠢。这时候我意识到项薇薇遇到大麻烦了。

那台电视,还有项链,是你送给她的还是她跟你要的?系领导铁青着脸问。

这怎么说呢?青年仍然挠着自己的耳朵,他说,女孩子说话都有技巧,其实花点钱无所谓的,她不应该对我撒谎。

她怎么对你撒谎的?

她撒谎你就是听不出来。我让她骗了好长时间了,她告诉我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撒这种谎,跟别人撒谎是相反的。她还告诉我她有白血病,每天要去医院治疗什么的,这些我不在乎,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躲着我,她想找我就来了,我要找她永远找不到,她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

系领导对项薇薇撒谎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我从他发问的内容和语气中听出,他已经怒不可遏。我听见他说,你现在告诉我们,她一共向你要了多少钱?

那个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他口袋里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从腰后取下呼机看着上面的液晶显示，屋子里的人注意到他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从企盼到沮丧，然后是突发性的愤怒，我为她买了这东西，可她一次都没呼过我，这小婊子！青年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夺门而出，在门口他回过头，对我们屋里的人恶狠狠地说，多少钱？她骗了我，愿四千块钱！她以为自己是什么，我配不上她？她算什么玩意？她就是一只鸡！

屋子里的人没有去阻拦他，保卫科的年轻干事扑哧笑了一声，别人都没笑，也不说话，现在轮到他们被那个青年震慑了，这一瞬间我觉得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同意他对项薇薇最后的评价。保卫科的人问我，她人现在在哪儿？我说他们染织专业的学生都到扬州写生去了。这时候系领导把我拉到一边，我觉得那个老人快要哭出来了，他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个学生，不处理是不行了。我点着头，但我不知道他准备如何处理。然后我听见他用更加怨恨的声音说，盛老师昨天打过电话回来，她肯定项薇薇怀孕了。我很惊愕，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听见系领导开始给我安排出差任务，他说，你明天就去扬州，把她带回来。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说的是多么美好的旅程，但我却是为了这么件倒霉的差事坐上了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那天天气也跟烟花三月毫无关系，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从车窗里看见瘦西湖的波光和平山堂的雕梁画栋时，身上隐隐地散发出一股汗味，我想起明天将要和一个怀孕的女学生再次坐上这辆汽车，心里就有一种古怪的念头，好像我与一件罪恶的淫秽的事情建立了某种关系，这使我在扬州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宁。

学生们都住在一所职业大学的教室里。我到达的时候学生们都已写生归来,男同学在操场上踢球,女同学站在三层楼的三条走廊上,就像剧院包厢里的贵妇人在悠闲地欣赏男同学的运动。我没有看见项薇薇,却看见她的那条向日葵大裙子晾晒在三楼的铁丝上,闪着刺眼的金黄色的光芒。

带队的盛老师已经知道我的来意,她告诉我项薇薇去外面逛街了。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女孩子,盛老师说,还是疯疯癫癫的,这种时候,她去逛街了!我问她项薇薇是否知道我的来意,盛老师说,没必要瞒她,这是为她好,她总不能挺个肚子在学校里走。

外面有人在喊项薇薇的名字,我跑到走廊上看见项薇薇站在操场上,手里捧着一把香蕉,项薇薇掰下一只香蕉,扔给一个男生,又掰下一只扬手要扔,有几个男生都把手伸了出来,但项薇薇却改变了主意,她扔香蕉的动作在空中突然停止了,我听见她得意地笑起来,她一边笑一边逃离操场,对楼上的女生说,给他们吃?吃个屁!

第二天仍然很热,我早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口,还没开口项薇薇就出来了,脸上是一种从容就义的神情,她说,走就走吧。几个女生跟着我们到了汽车站,她们是来给项薇薇送行的,我能看出来项薇薇的群众关系还算不错。女孩们并不体贴她,有一个缠着项薇薇,说她把衣服泡在水里忘了洗,一定要项薇薇替她洗了,另一个女生则用一种领导的口气命令我,要我在路上好好照顾项薇薇。我觉得这么站在女孩堆里很不自然,先上了车,项薇薇不肯提前上车,我听见她逼着一个女生去买西瓜。几个女孩子利用开车前的几分钟吃掉了一个大西瓜,吃相很不雅观,而且也不跟我客气一下。

在司机不停地按响喇叭以后,项薇薇终于上车了,她用手背擦额头上的汗水,但我清晰地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星泪光。

汽车在炎热的空气和马路之间行驶,著名的扬州很快消失在汽车尾气和漫天烟尘中。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酸臭的气味,有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人带着两只母鸡坐在我们前面,两只母鸡似也难耐高温,始终在咯咯地叫着。我和项薇薇并肩坐着,两个人坐得都很拘谨,项薇薇用手掌扇风,她说,臭死了,难闻死了。我说,车上味道是难闻。我偷偷地注意了她的脖颈处,期望发现那条纯金的项链,但是我没有发现项链,只看见一条用黑丝线和玉石做成的挂件,虽然是个廉价品,却雍容大度地挂在女孩细长的脖子上。

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尴尬的旅程,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愿意率先谈论必须谈论的事。大约沉默了五分钟以后,我看见项薇薇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付扑克,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吧,他们都说我算命很准。我毫无兴趣,说,算了,不如打个瞌睡,我有点困了。我看到了她失望的眼神,她把扑克放在手上翻着翻着,突然问,准备怎么处理我?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说,回学校再说吧,系里院里还要讨论呢。项薇薇侧过脸,坚定地逼视着我,她说,你又不是什么官僚,打什么官腔,到底准备怎么处理我?会开除我的学籍?我摇头,我说这事确实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看项薇薇的眼神仍然不相信我,我一着急就说了句没水平的话,我为什么骗你?骗你是小狗。项薇薇终于转过脸去,她低下了头,我看见她手里的扑克牌一张张地洒落在地上,她的一只手抚弄着头上的木质发卡,五根手指都在轻微地颤抖,然后我听见她在啜泣,她低着

头轻声地啜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那时候也很年轻,不管是教育人还是安慰人都缺乏经验,尤其是面对像项薇薇这样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忘了自己对项薇薇说了些什么,后来项薇薇就站了起来,她向车窗外看了一眼,突然就站了起来。她走到车门口,用一种接近于蛮横的语气对司机说,开门,让我下车!

司机嘴里埋怨着什么,但还是顺从地打开了车门,他说,快一点,最多等你两分钟。

汽车停在一片农田旁边,田里长满了茂密高大的向日葵。我看着项薇薇向葵花地里走,以我对女性妊娠知识的了解,我猜测她是去呕吐的。但我看见她拨开了一棵棵向日葵,朝葵花地深处走,我想她也许是去解手的。整个事情没有什么预兆,一车乘客都在等她从葵花地里出来,有谁会想到项薇薇会一去不回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焦急的司机先跳下车,向葵花地里骂着脏话,叫她赶紧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出了问题,我也下了车,向葵花地里高声喊着项薇薇的名字,但是我没有听见项薇薇的回应,我被这件意外的意外事件弄糊涂了。我向葵花地的纵深处追赶了几步,听见一种细碎的声音从远处向更远处荡漾开去,它像是葵花的叶子被碰撞的声音,好像是葵花种子被纷纷折断的声音。我终于意识到项薇薇在逃跑,就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她畏罪逃跑了!我在葵花地里跳起来,期望能发现她的身影,但除了几只惊飞的麻雀,我看不见她,我知道她在麻雀惊飞的地方奔跑,已经跑出去很远了,我知道我假如拼命地追,也许能够追上她,但我觉

得没有必要。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么烦躁的心情,让我去追赶项薇薇这种女孩子,我不干。

司机站在路边,恼怒地催促我,你到底上不上车?你想想追她我就开车走了。我快地钻出了葵花地,我说,谁要追她?这小婊子!我听见自己嘴里吐出这句恶毒的脏话,吃了一惊,我对项薇薇逃进葵花地的事情很生气,她的莫名其妙的行为将使我在领导面前落下个无能的印象,我很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骂出了那句脏话。

园

你
丈
夫
是
干
什
么
的

神女峰

轮船码头比任何一个集市都要拥挤和肮脏，滞留此地的人们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还有的四仰八叉地躺在仅有的几块空地上，张大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一边打着响亮的呼噜，轮船尖利的汽笛声没有惊动那些人，很明显他们并不是旅客。

最后的两名旅客大概就是描月和李咏。描月的一只手被李咏紧紧地拽着，另一只手一直提着她的黑色长裙，像一个木偶被牵拉到了检票口。描月意识到自己像一个木偶，因此她的脸上一直凝固着一种窘迫的表情，当她在检票口撞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时，描月没有向那人道歉，却猛然甩掉李咏的手，你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描月说，船还没开呢，你慌什么？

李咏回过头匆匆瞥了女友一眼，他的手上肩上各挎了一只旅行袋，脖子上挂着描月的女士皮包。李咏察觉到描月在生气，但他没生气。李咏踮起脚尖朝轮船的甲板上张望，突然高声叫起来，我大哥，我看见我大哥了！李咏朝甲板上的一个男人挥着手，一边揽着

描月的肩膀说,看见我大哥了吗?他正跟我们挥手呢。

描月看见一个穿蓝白条纹衬衫打着领带的男人,叼着香烟伏在栏杆上,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来,朝左右两侧潦草地晃了两下,他挥手的姿势活像是一个大人物。描月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后面当然没有什么人,她其实知道他在向自己挥手,只是故意不看他。其实不用李咏介绍,描月也知道了,那个人就是老崔。

上船的时候描月仍然目不旁视,但是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你大哥?哼,你大哥就这模样呀?

描月嘴快,说了话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描月是个喜欢贬低一切男人的女孩,其实就站在甲板上的老崔来说,他的体型要比描月想像的高大魁梧,他的长相也比她想像的要年轻一些,英俊一些。

他们三个人包下了一个二等舱,舱室不大,却还算干净。描月是第一次坐船,不禁有点喜形于色,她在舱内扫视了一圈,摸了摸床铺说,挺舒服的嘛。描月说完就后悔了,她看见老崔投来的目光,那么匆匆一瞥,却让她后悔得要命。

老崔含笑道,是第一次坐船吧?

第一次怎么啦?描月说,坐轮船有什么可得意的,又不是坐航空母舰。老崔愣了一下,看看李咏,说,厉害。她就是嘴厉害,李咏说,心眼还挺好的。

谁告诉你我心眼好的?描月说,你根本不了解我。

李咏尴尬地笑了笑,转移话题说,操,就我们三个人,没有外人来了,这多痛快。大哥还是你英明,坐二等舱就得包舱。

有钱嘛,有钱就能摆阔。描月从小包里取出化妆盒,细细地在脸上补了点妆,描月对着小镜子说,我倒

希望再来一个人,有趣一点的人,要不,这一路上还不把人闷死。

描月听着两个男人无言以对,总算觉得解了气,又觉得他们嘴笨,忍不住偷偷一笑,她从镜子后面偷窥两个男人,他们都微笑着,脸上是一种相仿的宽容的表情。李咏这时候凑到描月耳边,轻声说,你对我大哥客气点,你忘了你的工作都是他帮忙找的?

描月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描月的报复本来已经完成,没想到李咏紧接着就做了那件事。李咏从床下拿出了三双拖鞋,第一双给了老崔,第二双给了描月,第三双放在自己脚下,描月看着他拿鞋的次序,心里很不舒服,偏偏老崔在说话了,老崔说,李咏你又错了,该先给你女朋友呀。老崔话音未落,描月已经把拖鞋踢了出去。

没出息,描月冲着李咏喊道,你是男人吗,他有钱你就甘心当他的奴才?

你这是什么话?他是我大哥呀。李咏涨红了脸,讪讪地说,一双拖鞋,先给谁还不一样?

老崔在一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听上去快乐而暧昧,他一边笑一边拍着李咏的肩膀,然后附到李咏耳边说着什么。描月瞪着他们,她想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却看见老崔注视着自己,老崔的眼神有点古怪,似乎在赞赏她,似乎又不是,描月觉得那种眼神很隐秘。

不知怎么描月不敢正视老崔的眼睛。她转过脸去望着船窗外面,窗外码头上的景物已经开始移动,浑黄的江水缓缓地后退,船已经离港了。旅行开始了,描月的心情也一点一点好起来,她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南京、武汉、万县、重庆这些地名,那是她记得的三峡旅行将

要经过的城市。描月的心情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她想着长江三峡美丽壮观的景色,依稀看见一座形状奇特的陡峭的山峰,那就是著名的神女峰。描月是在一张长江游览图上知道它的,神女峰的形状确实像一个守江而望的女人。描月也不知道为什么独独是神女峰让她产生了无限的想像。

描月从小包里找到了那张皱巴巴的游览图,描月的手指沿着图上的长江优美地移动着,在标示神女峰的红点上突然停顿了,神女峰,描月莞尔一笑,叹了一口气说:唉,船开得真慢,什么时候才能到神女峰呀?

李咏已经脱下衬衫光着上身了,他正用毛巾在腋下抹擦着。急什么?李咏说,船不是刚开吗,那个什么峰肯定在三峡里,过了武汉才进三峡,进了三峡才能看见呢。

那用得着你说?描月朝李咏轻蔑地瞥了一眼,她意识到自己是在问老崔,但不知怎么她的目光一旦与老崔相遇就慌忙躲开了。描月又埋头盯着游览图,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估计船过神女峰是在第三天,要不就是在第四天?

我也不知道是第几天,老崔在另一张床铺上收起手里的报纸,说,我就知道第二天到武汉,到了武汉就该下船啦。

武汉有什么意思?描月仍然低着头说,我小姨妈就住在武汉,我妈去过那儿,说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又没什么好玩的。

我知道三峡很美,武汉很没意思,可我就是没空往上游走,没时间呀。老崔说,我要是像你们这么自由自在就好了,生意人没时间,我就不能陪你们往上游走了。

大哥得在武汉下船,李咏坐在描月的身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大哥在武汉有许多生意。

谁跟你说话了?描月抬起肘部推着李咏,皱着眉头说,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人,你就一张嘴,说话还结结巴巴的,还想把全人类的话都说完?

李咏似乎从来不生女友的气,他从描月的身边坐到老崔的身边,对老崔挤着眼睛,说,怎么样,厉害吧?

老崔却哈哈大笑起来,兄弟别生气,他一下一下地拍着李咏的肩膀说,有个幽默的女朋友是男人的福气,男人么,不受点女人的气就做不成男人!

描月这时候扑哧一笑,准确地说,那是发生在她和老崔两个人之间的会心一笑。这种微妙的情景来得很突然。描月的心咚地跳了一下,她猛地转过脸去,心里隐隐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她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她与老崔突然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好像是在合伙捉弄或者欺负李咏。

轮船微微轰鸣着行驶在江面上,从窗口望出去天已黄昏,江岸上的乡野景色笼罩在淡淡的暮霭之中,看上去单调而朦胧。描月想打开船窗,却发现窗子被钉死了。李咏挤过来,拼命想把窗子往上拉,这次描月没有责怪他,她只是指了指那几颗钉子,用眼神告诉他,他是多么愚笨。然后描月含了一颗话梅在嘴里,拿出一本时装杂志看了起来。

轮船进入夜航以前两个男人就开始喝酒了。描月难以想像他们这么喝酒有什么乐趣,可是他们就这么津津有味地喝开了,尤其是李咏,他的白净清秀的脸上满是酒色,说话声也变得亢奋而粗鲁,他一直大声说着一个同事卷走缘五万公款潜逃国外的事,大哥你想不到吧,猴子竟敢干这种事,李咏说,操,知人知面不知

心 猴子那么胆小一个人 ,就敢干这种事 ,操 ,现在的人 ,想钱都想疯了。

这事你跟人说了有一百遍了。描月厌烦地说 ,我看你想钱也快想疯了。

老崔对李咏的絮叨却很有耐心 ,他说 ,都疯了就好了 ,疯了就不想钱了。

描月扑哧一笑 ,确切地说 ,又是与老崔的会心一笑。描月有点不自然了 ,转过脸注视着李咏手里的小酒瓶。桌上的两只烧鸡只剩下半只了 ,李咏还在努力撕扯一只鸡翅膀 ,描月就用杂志捅了捅他。李咏回头说 ,怎么了 ,猴子的事又不是国家机密 ,报纸都登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

描月说 ,谁管你什么猴子大象呢 ,我让你嘴下留情 ,人家买的烧鸡 ,倒全让你吃了。

咳 ,你在说什么呢 ,李咏说 ,我跟大哥谁跟谁 ? 我吃了就等于他吃了 ,大哥你说对不对 ?

老崔的脸上停留着那种隐秘的笑容 ,他对李咏点着头表示赞许 ,手里的酒杯却出其不意地朝描月送过来 ,坐船无聊 ,他说 ,怎么样 ,你也来一口 ?

我不喝酒 ! 描月几乎惊叫起来 ,她觉得自己推开酒杯的动作过于惊慌了 ,她的声音也过于尖锐刺耳 ,似乎老崔的酒杯里盛着毒药。描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她羞红了脸退到门边 ,看看李咏 ,又看看老崔 ,然后猛地打开舱门跑出去了。

灯光下的甲板半明半暗 ,描月站在暗处 ,心里乱糟糟的。江上的夜景一片昏朦 ,甲板上看夜景的人不多 ,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淹没在水浪的轰响之中 ,按照原来的设想 ,她和李咏应该在这里一起看夜景的 ,但这次旅行变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现在她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眼

前看见的却是一杯酒,老崔手里的那杯酒。描月想,也许自己太敏感了,也许那杯酒没有什么含义,他和李咏是那么好的朋友,会有什么含义呢?

夜幕沉重地垂在江面上,甲板上的人看见的夜景其实只是一片无边的黑蓝色,半轮月亮,点点繁星,还有远处近处散落的灯光,江风很大很猛,描月在风里站久了,觉得有点凉意,脑子里便突然掠过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李咏现在来为她披上一件衣服,他们的爱情也许还有希望,可是她知道那只是一种浪漫的想像。

描月走向二等舱去拿衣服,到了门口突然长了个心眼,想听听两个男人的酒话,她把耳朵凑到门边,听见的却是一阵反胃的声音,不知是谁喝吐了。紧接着便听见了李咏的声音,女朋友算什么?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服,想脱就脱!描月怒不可遏,正想闯进去,门被打开了,老崔拽着烂醉如泥的李咏冲出来,看见描月他并不吃惊,他喝多了,老崔轻描淡写地说,拉他到厕所,让他吐,吐掉就好了。

描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看见李咏一只脚上有拖鞋,另一只脚是光着的,走了几步,李咏就吐开了,描月看见他嘴里喷出一摊污液,溅在走廊上。她本能地站住了,扭过头去喊道,恶心!

舱室里弥漫着一股酒气,描月挥着手徒劳地驱赶那股气味,挥了一会儿就罢手了,她从旅行袋里抽出一件外衣,匆匆逃了出去。经过厕所时她瞥见两个男人挤在里面,一个仍然在吐,另一个却抬起头,用一种明亮而尖锐的目光看着描月,描月低着头疾步而行,她听见李咏在喊她的名字,描月,描月,你在哪里,你怎么不管我?描月一边走一边冷笑,说,有你大哥呢,吐吧,吐完了继续喝!